



明文海卷八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議壬

復河套議 翁萬達

盖聞智者必待時以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机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脛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收籍寇賫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机多必奮

之志而鮮萬全之策是故不能不為國事者深長思也
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掘除
阨敵往迹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禦六飛
三犁北庭其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
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左衽矣然
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
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
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
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

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
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
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賢豪固
略於遠謀抑其時亦或掣肘而未終其志邪然弘治以
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搃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
入涉流履水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掘其中滋其
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
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
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

理而無可乘之机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策也請極
言之以于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
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啟衛霍不世之
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勁敵之膝成哀短祚內讟且
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衰
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
韓信背水置陣歿地以生魏武舍鞍馬典吳越爭于舟
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歿地為主而得其逸
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

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
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典暫息以休其骸向背
亦為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艘者必濟義
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我國家拯天下于
故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敵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
養殘穢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言囊俺
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
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
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

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謀罕至人不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慮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令講求其形勢卒伍暗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道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敵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刻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敵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

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敵或保聚或佯為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吾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破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於馳擊而火器利於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於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

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於生死尚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於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若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效力可乎議者欲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彼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為彼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敵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故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彼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廼止利于守邪春夏彼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耶夫

春夏馬瘦而敵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惧其擾擊也秋冬馬肥而敵強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恐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彼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搆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敵亦不來深競以為套地易復然

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
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
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入境後援不繼勝固艱
關敗實陷沒事勢也異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
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往城
諸邊寔近我土又沿邊之地敵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
築垣少有侵取彼不恤也套地則自是火篩入寇以來據
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往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
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

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
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
今吾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伺出套拒
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
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近溪近年張南川及搃兵官
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虜各有分地套
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
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
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僅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

徼瞭望哨守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吾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攄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中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無至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北敵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脩者匈奴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天德建極元老以上知

作輔天心助順將來敵之盛衰強弱何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脩和我行伍固吾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敵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吾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於脩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於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復河套議 尹耕

蓋聞智者之圖事揆理以立本審勢以達用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机有所宜察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之地淪於敵中籍寇齎盜孰不為憤然以今日事勢論之則有可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机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策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慮也何者河套本無內地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制朔方唐城受降扼塞據險往跡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北庭其時敵既殘破我亦未暇後遂因循棄河守山使中國之地巢穴醜類濟其

畜牧遂彼生養狂肆馳突迫吾近塞可為深惜者也又黃河千里于守為便昔人固有築城於外以規全利者矣而乃棄之不守任其出入涉流履冰無所顧忌遂使榆林一鎮孤懸獨立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需其供給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有志之士談之扼腕觸之衝冠蓋不能一日忘懷者也然當其時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賴其爭不力取之可也而我終不取之先摠制余肅敏公置鎮榆林亦有志斯舉矣然套終不復鎮則空置開墾無聞轉餉難

繼不有其利而當其勞事之不可悔者也今敵已盤據其中資用其產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控弦之衆視昔為強一旦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可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机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請極言其故以干天聽可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天時者非止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也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勝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夫漢武雄斷天啟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憂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藩北是何

也漢武值其勝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是勝哀強弱者天之所謂時也地利者非止險阻城池山溪疆域之屬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歿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於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歿地為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

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是長技所宜與主客之勢者地所謂利也人和者固所謂得道多助也而事体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夫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

自有不同人情莫不爱其身然一劳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骸向背亦為殊絕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艘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故曰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我國家拯天下於故元天威所及電擊風掃遺種遊魂僅存喘息年來牧養殘穢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吉囊俺荅鞏部落動蹠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勝邪哀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来雖賴上下協德中外一心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奪工業也不

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勝衰強弱又何如耶是揆之天時未見其可也河套舊固中國地也陷沒日久間謀罕至人不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路途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慮乎夫塞以內吾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不能如舊前時所遣奸細者腹步之為詳卒伍記諳其要害不能如舊臨時捕內地人指引之為慎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以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

持重則敵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刻日有定期
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
戰無定期一戰之後敵或保聚或陽為逃遁笳角時聞
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於此戰邪退邪
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耶
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標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
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之所長也守險者我
之所便也弓矢利於馳擊而火器利於守險者也舍火
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於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

是揆之地利未見其可也夫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
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
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於兵刃怵於生歿
尚每三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於無人跡之地
限之以垂可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
罷之役恐之以將徙居之禍而欲人和可得乎是又不可
之大者也議者欲以整立下指揮其將領以邊事得罪
者相望而行伍之人曾不肯為其將奮勇以請贖每遇
軍法嚴厲之將輒行謗毀今處之數難豈能一一知我

為彼建久安長治之策乎是人和未得更不可之大者也詳味議者之意其所謂建城置衛募卒分田率平定之後事選將練兵信賞脩器亦飭脩之常規獨所謂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策春夏馬瘦為彼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為彼強而我利於守春蒐於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持其行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相遠也秋冬馬肥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於守耶春夏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迺獨利於征耶夫春夏馬瘦彼誠弱矣雖不能入寇而坐以待我

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彼固強矣既能為寇則多方謀我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眄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聒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利排天下之議以俟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彼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率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諸邊敵亦不來深競遂謂套地可復然復套與是二者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

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墩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季陵所以失也今我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彼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亦不恤也套地則彼自弘治以來據以為家資以為生四時之間三時在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豈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處其穴得乎

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勝也今我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乎若曰伺敵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稍築牆垣以次移置邊堡沿河如昔年搃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套地彼之巢穴各有分地豈有空套以出之理二千里沿河之地其間可渡應防道路不止百餘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矣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布置未完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

億萬此亦未嘗深思遠慮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築者長城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匈奴者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聖天子在上文德日修天心助順將來敵之盛衰強弱安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吾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吾戎備和吾行伍固吾元氣以俟其隙為計之得也故曰知己知彼百勝之道也若不察敵勢

之強弱不審事勢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於鋒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

廢四六議 趙南星

余自萬曆乙亥結髮薄遊士大夫書札往來直抒情愫鮮有用四六者當司理時座主為相亦以散書聞固亦未嘗以為不恭也至癸巳罷官乃有以四六來者余才拙性疎不能為此然林下無事每玩精彈思為之殊以為若今衰朽才盡偶起一官營職之外復有應酬之煩

食事欲廢安能作四六也雖有來者必不能答恐有不恭之罪然此事殊亦可廢也古者書用大篆作之頗難自秦以用兵之際羽檄旁午乃去其繁複以為隸書解者曰用之於徒隸賤之也其書無點畫俯仰之勢似即今之楷書也歷代相沿不以其為秦法而廢之豈非以其便於時宜猶孔子所謂麻冕純儉者哉今天下亦多事矣黠猾肆侵賊民四起不知將來竟作何狀謂宜博心戮力以濟艱難乃易散書為四六是猶以大篆而易楷書也失火之家猶作巧趨細步余竊惑焉况大篆

起于大蒼頡四六起於六朝秦為變古今為復古不亦可乎余是以僭為此議願與同志者共之非徒自護其短也

其二

何以知世之亂在位者神識昏憊若有物焉以馮之而使之舉動顛倒一人若此則必有禍人：若此未有不亂者也今之人可謂顛倒矣敵侵地削群盜縱橫至危也而更怙愾困窳空虛閭閻蕭索至窘也而更奢侈夫戍婦寡人號鬼哭至慘也而更淫樂此皆甚可駭異即

四六啟之事亦足以見其一端矣無論紛華多故之時不暇作此雖使天下平康文恬武熙亦無所用此為也其以為敬乎則章奏宜用之而不然也乃用之竿牘何也吏隱而才高者第以為游戲然必以頌美為主精工之極即諂佞之極也不能無壞心術其空惚無暇及不能者倉卒求人亦未必能勦襲餽釘穀物而文拙加以魯魚帝虎之訛舉燭颺段之謬獻諂適以受欺故山人遊客之能者無不入幕若蝓蟬之相依往：請寄雇金錢不肖者至與之通賄捐官方而污吏治其害豈

細哉夫目青之作也視蒼以為素及神光既復見一物真即物：皆真矣惟心亦然故諺曰一法通萬法通誠知四六之所以可廢自茲而類推之盡去顛倒之見而得其本來之心悅懌也而知惧矣奢侈而知慎矣淫樂也而知憂矣以其為四六之心思用之矣以出至謀竒計以其養游客之金錢用之以禮賢人君子同心匡社稷着力救生民功成名就使大雅之士如吉甫奚斯者歌頌盛美勒金石而流管絃豈不偉哉

余之厭四六猶齊宣王之于敗紫也作此議欲與士

大夫共廢之而不能家至戶曉即知之而未必肯從
欲上疏而以其事細不足言也乃屬掌道彭侍御飛
仲等刻之以與臺中諸君人各一道馳所馬至即下
令禁之期月而天下無四六矣天啟癸亥五月

四凶議

稽古堯舜在上八元八凱敷五典而穆四門乃有四子
者曰共工曰驩兜曰鯀曰三苗雖為四凶堯猶容之至
舜始流之放之竄之極之虞夏之文大抵多缺畧余以為
此即虞考績之法也何以明之書不云乎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分比三苗三苗則四凶之一也先是堯使
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至舜之時鯀苗皆三考則共工
驩兜可知矣故曰即虞廷考績之法也然則其考績者
屬之元凱可知彼幽者黜之而可矣乃流放竄殛何也
唐虞建官惟百處之必有輕重四凶其重者也舜御衆
以寬而獨嚴於四凶不聞元凱為之求寬彼四子者固
無一可寬者也設令得逞其志則元凱皆當放流而虞
之天下壞矣如之何其可也夫鯀之罪在汨陳五行其
治水之法即後世之築隄苗之罪在負固不服共工之

靜言庸違驩兜之此周為惡皆末世人臣之常事罰之不宜若彼其重蓋此時文明初啟渾朴猶存比屋可封乍見四子之凶不勝駭異故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耳當萬歷末年皇祖深居靜攝內外隔絕政不在宰相不在六卿而在臺省且其時官缺而不備臺省亦少人于是強有力者搽宰相六卿之權以作威福摠貨寶封疆大吏閫外將軍皆其所薦引無行能之徒以致強禦內侵喪師陷城咸得無罪及全遼俱失主上憂危其所薦引者滿于貴人之牢而彼以錢神免逮優游閭里享金各

之豪華皇祖堯也既容之矣聖上舜也茲當考績之期宜用重典而古之法不可行于今矣某輩且走使長安挾求寬政不思丁巳之察其所竄皆名士以不滿一隅之人而易如于名士猶未足洩神人之憤而更以黜為過乎且夫以某之罪較之共工等則彼未為凶也此宜鐫秩則彼祖宜奪俸耳此其人名滿天下即寬之天下必不能容不待余之涕詞然余豈得已哉天啟癸亥正月二十七日京察之前一日

一曰廟號不精核也一曰青宮奸人不窮訊也一曰馬上督戰不深慮也六事皆閹朝家大計議者鑿、豈不持之成理然而各自有說夫聚十八萬雄兵糜數百萬餉一時師武臣力俱極天下之選以授經臣而謂可不督戰是老師玩寇為長策也且專制在閹外不曰將在軍君命不受乎青宮奸人信屬叵測然而根究到底無論不能得之神皇即得之而推及同氣衄血禁庭千秋萬歲後謂神皇何如主恐亦非所以安青宮也慈寧召對天性藹然立斃元凶脇從罔治神皇此舉即堯舜復

起不能易而先生何庸置喙紅丸一案由今日言恨其輕嘗耳以當日籲天無從危疑孔亟命在萬歎不一生之頃而丸在將疑將信之間孝子慈孫忍立視其盡而不一動念乎謚法尊賢讓善曰恭執事堅固曰恭堯允恭舜溫恭不聞勳華貶德也隋晉二主自負恭、何尤焉如謂亡主之稱以辱先帝則婦寺之暱忠非舉夔之篤敬也獨是冊后一詔宜封還不封還移宮一揭宜亟上不亟上二事於先生似無解然當是時新主龍飛滿朝歸命夫且萬國騰懽萬靈呵護而謂突出一人焉擁戴女

主其誰與之此又可以理斷者然而不無議焉先生宅
揆在神皇晚年萬仞難攀九玄莫叩誠靡所効其匡弼
若廼鼎革遞承之會中外皇：百官總已而我以受遺
元老矢之乎皇天后土奮之乎雷厲風行堂：名世事
業更何他讓而竟縮躬隱忍因人成事徒使回天捧日
之烈出自衰殘之宗伯與新進之諫垣而我曾不得効
鉛刀之一割嗟乎先生豈其劫於積威如縛乍解如夢
初覺神情愴恍而卒未能奮發也耶然則先生非奸臣
也抑亦庸臣也哉

議沈相國銘績趙維寰

吳興先生其志矯：欲有為於天下蓋憤世之中庸模
稜翹然思以名世自樹者也而言者比之莽京杞檜寬
哉雖然黃扉豈疆場之任寅亮非團練之司而召募游
閭醜類襍集作奸市衆動倚相門則自取一其來也誼
托勤王便宜抗疏陳力自請行邊圖上方略即不然運
籌帷幄亦宜有秘策矣忠謀入告天子而乃宵無建明獨
首與任事勞臣為難其誰直之則自取二締交媒姆結
納宦豎以先生氣岸骨力當不出此而動得上心取旨

若寄黎邱之鬼何以似吾子也則自取三大臣去留有
骸彈章浮實何妨侃：陳辨：之既晰便須引証釋位
以聽公評而乃陰陽首鼠去之疏幾作乞留之牘則
自取四有此種：即使羣囂頓息先生仍與五六人者
出入承明都俞禁近而同儕不心薄我乎英主不狎侮
我乎神氣益愈不揚何日始能展布遠甌已破而還顧
亦何及矣故夫論先生者曰賊曰怪齊東之野語也曰
莽京曰杞檜莫須之冤獄也而第為平心論次先生者
抱經世之志乏起世之職挾文人之習氣而希豪傑之

壯猷蓋強執堅僻酷摩王介甫而學術搯勵不自知其不
逮者也抑有聞焉先生之去也埋伏殺機必甘心于江
夏嗟乎先生方以千古第一流人物自命而乃退與頽
上同齷齪哉

議鄒大中丞南臯 趙維寰

今天下黨禍駸、見矣猶可散乎曰可及是時可也幸
吉水先生在曰先生還朝有日矣黨議依然橫也曰然
散黨之說三望重權重識力重先生有其二而缺其一
夫其人而能樹黨也必有一種能持之是陰挾以自固

非負震世之望未易奪其挾而破其堅也尤多奧援焉
深盤厚植以濟其蔓非攬擅世之權未易艾芟而盪滌
也望足鎮權足御矣然非秉絕世識力懸明鑒於白日
秋空而斷純鈎於風行雷厲猶未足清其脉而拔其根
也先生年少登朝振衣千仞剛鋒介氣萬折莫回諸矯
矯慕義眼空世宙者試與語鄒先生必心折焉不可謂
無其望潛鱗戢翼垂四十載俄膺特簡總憲西臺雖位
亞公孤而公孤咸伺風指即英主固敢狎視也其所瑕
瑜凜瑜袞越不可謂無其權而黨人猶越志為何也識

稍熒而力弱也先生出山一疏舉淪廢之士若而人已
復疏其佚未盡舉未盡擢者又若而人其人固多鵠立
鴻冥雲霄直上若乃狼顧鷲擊蠅營狗苟工窺矚而肆
搏噬者頗不乏也先生矜節義輒媒以節義先生嗜名
理旋中以名理夫士方轉瞬易嚮而先生猶以一事槩
生平片語蔽全局則吾所信為康莊為坦途者二三儉
壬早已借為終南之捷徑先生不必知即知之而濡忍
遲回未有以割也則識熒而力弱也然則如之何武侯
有言開誠心布公道誠公合而明生明則識徹為衡定

衡定而成心不內固先入不外主於是為馬謖可斬而李平廖立可使泣如是而黨不立散吾不信也噫先生能白熊終之冤而識力豈不辨此當先生之世而黨不散吾烏知其所終也

議大司馬張鶴鳴 趙維寰

殺人大惡也乃有身自當殺而謀殺人以自活則其惡尤大廣寧之陷撫臣誤之也撫臣不奉節制中樞誤之也唐戍之變本兵丁汝夔祇以無策坐困懸首西市矧今經撫之罪中樞實誤之延能脫然逃於法外哉而先

生輒起奸細一獄其說曰通逆芳者杜茂劉一讞也主茂者卜年主一讞者一燦也而喫緊處蓋曰任卜年者庭弼任庭弼者一燦也殺茂以殺卜年殺一讞以鉗一燦鉗一燦殺卜年而因以殺庭弼庭弼死無復証吾罪者矣而於是為張皇其說以激上怒而覲甘心於旦暮嗟乎先生信以為搜獲奸細足掩運籌失耶喪地七百里與獲一二莫須有之奸十百千萬不相掩也而且巧提線索舉一二侃侃持平者一網盡之嗟乎目前三尺道矣不念高皇帝殿下猶有鉄杖可震乎雖然殺庭弼

者先生也而釀滿朝之殺機者非先生福清也蓋聞福清起家時諸為寧撫地者譽不容口福清偶主先入擬植桃李於門庭而不謂舉朝承望風指竟令騎虎勢不得下若先生者持迫於畏死姑借弼以自贄於福清而覬其為我援夫烏知福清者亦中庸流亞耳原不能殺人又烏能救人哉然則先生固將用福清而反為福清用祇自成其杞檜者也

議熊經略芝岡趙維寰

今朝廷之上欲殺先生者十人而七而寃先生者三若

黃童白叟清醒玄素之彥則寃先生者固十之九也其欲殺先生者又非真有殺之之心也而特好為殺之言其為殺之言非有所懼於真欲殺先生之人則有所徵於真欲殺先生之人而姑借先生以贄者也其不然則必其感息於真欲殺先生之人而借先生以報者也誠若是則雖謂殺先生者十一而寃先生者十九可也夫敵鋒之不可以浪戰撲明甚也鎮江之役不謀萬全而輕洩之一擊警敵以善備而反速之釁明甚也西虜必不為我用即為用而我力實未足以用之徒示之

弱而生其侮亦明甚也故夫戰必不勝而守之猶懼不
必固既守之不必固而何得嘗試於一戰然則一意修
守以實內脩而徐圖恢復先生之計豈非所以策東事
者所斷、不易哉而名假之權實掣之肘迫以騎虎之
形而縛以連雞之局嗟乎先生亦安所施其技乎今其
說載在諸疏揭及出關述固皆步、踏實着、笑到而
讞獄者盡舉而抹煞之至以欠一歎多一逝二語相文
致嗟乎語則工矣不識四路敗衄之始遼陽斷送之先
十萬雄兵一任揮斥桓糾猛將一任鞭驅爾時曾有人

焉從旁牽制否本不揣而末是齊能無令英雄短氣也而
耳食者且侈傳為鉄案嗟乎先生即終不白而千秋百
世後定不能不推先生為李綱趙鼎一流人先生亦何
憾哉憶余初入都偶晤一二輩上人譚會議經撫事予
謂曰曷勿兩分之使戰守各自謀則應曰戰難而守易
安得難撫而寬經余又曰若爾何不撤經而獨任撫則
又曰楊、蟒玉而令釋擔去耶余退而憮然分不可撤
不可余固知先生之必不免也雖然先生未為無咎也
舉世工軟媚而先生獨嚴勁絕無照顧其初出山也身

當萬死以障危遠於垂絕人猶不能容之矧其再出未
睹尺寸建豎而非常特寵曾弗遜避雖先生固有以自
信而識微之士心弗許也夫氣作山河而道迷謙滿其
先生之謂與其先生之謂與

議滿太僕先生

今朝家隱患未有甚於權璫穢媠相搆結以縱橫於煬
竈而莫之敢櫻也自臨川首發女戎重瀆譴謫南昌語
侵闖豎幾中桁楊而於是一時鳴鳳幾化寒蟬此曹無
復顧忌數月來納賂莠奸市威亂政幾于掩日障天矣

余日讀邸書寸許幾臺省一語及之不得而何意忽有
太僕先生疏也疏列諸顛倒狀靡不鑿、痛切至就中
所剖奸細戲城刑罰失次票擬模糊三款尤為犯時局
所最忌然猶曰封事中間有人焉逗一二語點破之乃
若諛口鑠金冶姿傾國線索聯於官府跋扈憑於城社
此則舉朝明知而側目不敢視鉗口不敢開者乃先生
獨抗顏發之余讀此為拱手籲天嘆祖宗養士之報於
乎真蛩然空谷音哉惜也馳馬設劔萬乘矜擊逐之能
布陣合圍禁地作團營之局魚朝恩之奸不逞仇士良

之黨將成凡諸種、具有實證而先生啟其端未嘗其指得非以未了事待後人補牘也耶余追憶庚申秋九以迄於今英、冲主始何林旁肅清而漸何以恩薄三宮柄移五鬼始何傾心者碩而漸何以鼎台重望一葉身輕始何溫惠柔懿而漸何以刻覈深文殺机逆動昔肅皇帝冲齡踐祚天縱神明手握河魁幾歷四紀罔敢越志故椒山先生之忠在千古不可無在尔時似有可緩今乃僅、七百日間面目倏更已如斯矣長此安窮前車恐在二正則先生之言何可一日緩而先生未了之

事又何可一日無起而終之其人也盖先生此舉人多憾其不得一杖遜跡椒山而余獨幸其不杖人情祇畏死耳先生死則言路絕幸而不死正天祚皇明借先生以開浚未強諫之路也然終不得責之小臣小臣出此勢必杖、必死官如先生而更進為者即被禍盡烈當不過先生此而不為先生補牘也得無、所畏而有所愛與如曰大臣非言臣也向者同列如虎之爭抑何壯哉

擬直陳第一清議疏 趙維寰

奏為直陳千古第一清議仰懇聖明亟釐卹典以慰忠魂風臣節事臣東海賤士謬列賢書生平嚮往獨慨慕古志節之林恒謂世間爵祿功名無不可竊惟忠孝節義不可竊瑕瑜好醜無不可混獨清議必不可混顧不意年來時局日新至有明竊忠義而舉必不可混之清議一切濁亂倒置之者臣雖時誣道窮而孤憤激衷詎難默請得昧死直陳之惟皇上垂聽焉臣昨歲家居適讀邸報見臣鄉已故降謫刑部郎中馬某其子某乘皇上覃恩廣被為父疏乞卹典疏中比例則千古精忠

楊繼盛也夫某之被謫徒以青宮奸人事悞擬臺臣罪耳而其死則以官不遂抑鬱病歿盾諸繼盛不啻風馬牛不相及而輒無端混比其例臣時頗駭之已復深念孝子之盡思自宜如是若夫為朝典核實為名教存防固自有當職者在乃未幾而該部題覆亦竟比繼盛例矣然猶曰臺省必有糾駁者即不然而政府票擬定有所釐正也乃寂々久之而明旨竟准繼盛例贈官蔭子居然一楊繼盛矣臣乃不覺撫膺浩歎孰謂名節忠義之不竊而千古清議之不可混乎夫繼盛所以成此

忠者始厄於仇鳶繼厄於嚴嵩不知歷幾許磨折受几許冤枉至今讀其奏議令人壯氣讀其年譜又令人痛心故自繼盛歿後百年來忠臣不乏訖莫敢與儼而何意貪穢庸鄙之部郎忽冒而竊其例也某之生平播在輿論者姑勿論而第就事論事一以觸君側之臣奸一以起羅織之大獄其發念不倫矣一以忤權要含冤一以諛臺臣忤旨其搯誼不倫矣一歿于西市一歿於兒女子之手其致命不倫矣而輒無端橫比其例至為之蔭子夫子可蔭則謚亦可請祠亦可錫而異時者將遂

易名曰忠愍耶賜祠額曰旌忠耶矧神宗朝以職事被廢而名高于某者屈指無慮十百誰非人子脫盡如某而盡以某之例比恐從之則繼盛不勝多將不泛而又執何辭以謝也臣竊謂繼盛惟無知也如其有知幽憤必不釋即某亦惟無知耳如其有知豈其不羞沮縮胸而敢進與繼盛抗禮肅皇帝之庭哉然則此一舉也不特非以慰繼盛亦併非以愛某且不獨非以愛某也而當事者併非以自愛一言為不知即其比擬而知其所自處決非繼盛一流人矣而臣以是更為千秋臣節懼

也誠懼此典一悞而後有聞風興起願為忠臣者皆相率為某之忠不肯為繼盛之忠何者為某之忠易而徼恩渥為繼盛之忠難而恩不加於鄙夫人性軟熟者多忠義堅植者寡於恩必取渥焉於事必辭難焉此其理之必然者也誠若是則其究也必且舉憤：至不識忠忠為何字忠臣為何許人而國家一旦設復有真正鉅奸如嵩鵠輩夫又誰與批鱗碎首以折其逆而天下事尚忍言哉念臣老困公車壯心消滅幾盡而獨此一事耿：不去念故乘身在輦轂下而宜批其孤憤如此伏

懇皇上特下臣章詔閣部臺省編訪中外輿論從公詳議如有一人一語謂兩入不妨同卹者乞即寸斬臣以正臣妄言之罪有如三代直道必不可枉則或更或革惟皇上命而於以存千秋之清議維萬古之臣節臣母任隕越待命之至

二
八
二

明文海卷八十四

論甲

井牧論 胡翰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于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

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已飢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儼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執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于孝武以古井

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眾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開耳非有資於畝晦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

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時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寬

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掾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為之粥而加罰永徼之禁抑未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

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于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寔也敬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執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洫為四縣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洽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

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鄉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疆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

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菜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寔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菜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於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

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為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畺潦規堰潴町原防牧隰畢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畺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徃徃存于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

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
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
吏無橫歛五也比其丘甸草車長轂于是乎出有事以足
軍寔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
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
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着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
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
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
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

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
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
不克潰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
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
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弊多以限田抑富
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
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于上
奸興于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
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

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故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

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臣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于下也秦長城之後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于鄉郡乎是天下

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于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雞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執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

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慎習 胡翰

天下之執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檢人壞之而稍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雖合天下之智力為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數千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

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
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
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
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為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
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故法令止秦之人民而
斯也尊主為皇帝舉天下以為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
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
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
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

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
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
經立紀以為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
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于此其後賈誼言之于文
帝董仲舒言之于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
宣帝亦恬不以為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
所能行為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
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
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

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襍伯以為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為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息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寔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于前陳寵建輕刑之議于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為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為之為之不效舍之可也不為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于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于殊方

異俗其少長所濡染者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習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世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眾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為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

哀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為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為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為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為君方之于漢其寬仁孰與高帝以立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于後世之論能自拔于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為之志雖得中國終于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

寔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為之志躬行之寔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為能盡倫惟王為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為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為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变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為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况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

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况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柘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鄉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交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為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為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故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物初論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

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冲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刑非天地之初乎於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于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未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羣生羽蟲次之故魚鼈身橫飛鳥兩足而昂首

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于六陽既全乾道始脩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歛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為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分野 蘇伯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為晉星高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于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始詳密謂秦為東井與鬼之分野魏為觜觿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氐趙為昴畢燕為尾箕齊為危虛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為營室東璧楚為軫翼吳為斗越為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雜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

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于六陽既全乾道始脩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為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為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歛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為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分野 蘇伯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為晉星高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于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始詳密謂秦為東井與鬼之分野魏為觜觿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氐趙為昴畢燕為尾箕齊為危虛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為營室東璧楚為軫翼吳為斗越為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雜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

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寔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寔沈為崇晉候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為象則驗災祥于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元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徃徃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為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為國中之封域于星則

有分為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数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為言固已踈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為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于

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

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

有北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

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為列星而東海南
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
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
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欵曰十有
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
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
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
哉

兵禮

吳沉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嘆夫聖人之于兵政何其詳也
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
師之官寔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
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
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領于秩宗
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
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為一而六典之
兵刑分為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
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

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即百揆之無不統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即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涖戮則其任爲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于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于戎行不用則歸之于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

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遂取禽獸草莽之野不以為煩也不時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于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于弓劍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爲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于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

時公卿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為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為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乎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為飾喜之儀寓之險于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于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微意之所在也使天下之人而皆從容于禮讓之域為故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為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誦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柳菴山傳名禮

明文海卷八十四

明文海卷八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論乙

深慮論一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于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

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度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試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于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

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于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于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于此而禍興于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豈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肆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

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方孝孺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脩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于喜怒哀樂之間以固其元

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為生世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為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脩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于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為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

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為有粟米布帛以為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為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也必先為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之為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耻

必先使之無鯨魚之患欲其無貪黷也

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為當然而

不敢以為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為邪僻禁其無為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于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深慮論三方孝孺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

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于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于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于己而後為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于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于堯之政禹繼舜守堯之法而不敢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為復之于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

以私意為之也以私意為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為善矣本於唐虞二代之為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于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于削弱則曰周之政弱于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于寬于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于寬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為政苛刑密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于是亡六國而為秦則周之諸侯以強與暴而亡非過于弱與寬也秦不知其故不及武王周

公之舊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于是天下怨苦而叛之
 非民之罪也更變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
 調越月逾旬而不用之則歌善治弓者見其歌則槩之
 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
 梟為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
 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
 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
 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聲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深慮論五方孝孺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
 之謂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禮樂為穀粟而以慶賞刑
 誅為鹽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醢此亂之
 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醢而生者矣其害不
 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醢為食不至于腐腸裂吻而死豈
 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
 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
 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為人忌於
 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為事實者始告之以為仁之故彼

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為義為禮樂而不告之
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耳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
見棄于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為人曰我善鬪人必
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鬪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
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為仁非特曰仁而已也
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飢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
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
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牢柵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為苛
後以勞之欲民之無天也不為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

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于獵而不傷麋卵樵而
不斬萌蘖皆仁也其為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
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
也以洽其欲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飢寒
也減其力役之征略其婚娶之儀學于閭也使其知長
幼之序書于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于安生而
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為禮之政而使民自損讓拜
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于五倫叙而三綱立為樂
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推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于和

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
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于秋濬泉于深必得其效而
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
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
異于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
有一民而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
可以為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為亂而不
敢不能者有所耻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
人耻于為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
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
足致治者欲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為治不
可以不察也

君職 方孝孺

能均天下之謂君能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使
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
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于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
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為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
獨治也于是置為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為賞罰使

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四海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于人不可也于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于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粒布帛以給之者以為將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為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何以為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

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詳而盡于己者卒急而不修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于民則于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于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于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急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

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為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為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為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就去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屬虐之其有不怨者乎怒而能全其祿位乎天之于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為無憂幸其未至以為愛已嗚呼其果可恃也乎

正俗方孝孺

行于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于數百年之前而驗于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為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于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為忠猶周之不能為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于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

周公知其莫可反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趋于浮薄也為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于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蠶聚蚊合以諂言邪說啗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于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踈禁濶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為俗其所

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于近世惟宗之俗為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無度官顧養廉耻雖曰綱紀未脩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孀后少主既已就擄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為帝朝夕請命如是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于溺死于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于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願食其肉漢唐之

哀皆逼于其篡弑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
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為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
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得遽亡哉以是
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
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背于禮教者鮮矣其初尚有
一二賢者教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為政故民亦
安之然而暴戾貪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躋貨紊法終
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于今譬如弊鍾漏鑪非重鼓而
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

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
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世之民有父子兄弟同室而寢

汗穢褻狎殆無人理孟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

于地而食之為學之者其頑不知教其于大倫悖棄若

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士民

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搥鼓而訴之

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

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息也而犯

者不為哀止黜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于人而不顧問之

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為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為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于法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剝剝次骨鬻產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為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為然無賴之民聚徒勒板而偽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妄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偽鈔偽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足畏也且人雖至

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挫辱于官府或褫其衣而怒或庭拽而詬罵其心大耻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填其戶殺羊為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為病况犯有名之律至于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于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為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耻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礼義教之夫牧者之于羊操長鞭而

遠麾之未嘗及其体則逐之然行矣苟步之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為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責

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耻興與廉耻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于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矣世嘗謂古典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鳥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斥妄方孝孺

君子之于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于世死而無愧于心者為君子其不能然者為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于無過雖談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修其可以無媿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于天下後世于入之道無所媿雖不幸而乘于

天迂于人死于疾病患難何害其為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徒立其身行已固已大畔于君子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為宜爾而不恠其身雖生其心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其死為神以不困于疾病為高彼既以此夸眩于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斯聖賢所以為教而所當為者也窮天下之理

而見之于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于天道堯舜禹
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為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
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為人出乎
此則為禽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
所云性命果不異于聖賢之所云乎其去夷狄禽獸果
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求審如其言能閱千載而
不死與木石何以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耶况其生死
亦與恒人同其不為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
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為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為異則

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為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
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
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
負手而歌聖人之於死生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
為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
欲其同則枉己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為也舍
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禽獸耶

司馬孚 方孝孺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彌時而止

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橫乎世而天理之
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
之民不思其故主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
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
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
道于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為觀美乎其
意以為苟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為邪不若使之各知
斯道自不能為亂之為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亡
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并然而却視竦顧

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
存者畏受悖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皆過于諸
國卒至于劫其主而不顧者蓋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
也一家之敗必始于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于不教之地
天下之禍常發于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為先務而不敢
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
道不明甚矣故丕獻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矚其旁
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
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為非積習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
既久至于弑君篡位以為常耳而不復怪蓋舉中國而從之矣
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款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姓
為天子而身為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
死于晉猶願為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
充之徒咸以為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
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
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
逆亂之族而不為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
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罷位避去

不受寵祿為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
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羣盜惑于利而失其本
心無足異者惜孚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也使孚為魏
而死為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貞為之貞士亦
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托為魏
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弑之際不失臣禮使
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
然則孚為可少而斯道為可忽哉

殷民叛周論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閉之猶艱故先儒謂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之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篚于弔伐之日者不幾于虛文乎聖

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臯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篚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犂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也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

以為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雖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維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咨爾殷多

士曰殷侯尹氏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寔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必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因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于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

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辨之

明文海卷八十五



